

小说年鉴

中国作家协会 编
江西分会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小说年鉴

下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小说年鉴

(下)

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$787\times 1092^{1/32}$ 印张 $24^{1/2}$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201 定价: 1.66 元

目 录

小贩世家·····	陆文夫 (1)
吝啬鬼·····	陈世旭 (18)
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·····	蒋子龙 (29)
美与丑·····	益希卓玛 (58)
海的梦·····	王 蒙 (75)
杜鹃啼归·····	陈可雄 马 鸣 (90)
南湖月·····	刘富道 (113)
笨人王老大·····	锦 云 王 毅 (135)
人不是含羞草·····	甘铁生 (153)
红线记·····	罗 旋 (191)
乡场上·····	何士光 (221)
老涩外传·····	汤吉夫 (233)
丹凤眼·····	陈建功 (251)
燃烧·····	中杰英 (276)
灵与肉·····	张贤亮 (295)
天山深处的“大兵”·····	李斌奎 (327)
带血丝的眼睛·····	金 河 (355)
受戒·····	汪曾祺 (381)
桃花妹子·····	曹元明 (404)
震动试验·····	赵长天 (424)
靓女港仔碰车记·····	朱 定 (438)

心祭·····	宗 璞 (460)
子爵号·····	理 由 (476)
三千万·····	柯云路 (499)
我们建国巷·····	叶之蓁 (549)
三榜之前·····	茹志鹃 (567)
海风轻轻吹·····	吕 雷 (583)
赶场·····	陈朝璐 (609)
犯人李铜钟的故事·····	张一弓 (621)
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·····	叶蔚林 (678)
后 记·····	(778)

小 贩 世 家

陆 文 夫

小贩而称世家，有点不伦不类：此地只能望文生义，说是有个叫朱源达的人，他家世代是做小贩的。

朱源达家从哪朝哪代便开始做小贩？没有考证过；都是贩卖的哪种货品？也难一一说清楚。只记得三十二年前，我到这条巷子里来定居时，头一天黄昏以后，便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阵敲竹梆子的声音，那声音很有节奏：笃笃笃、笃笃、的的的笃；的的的、笃笃、的的笃。虽然只有两个音符，可那轻重疾徐、抑扬顿挫的变化很多，在夜暗的笼罩之中，总觉得是在呼唤着、叙说着什么。

我推开临街的长窗往下看，见巷子的尽头有一团亮光，光晕映在两壁的白粉墙上，嗖嗖地向前，好象夜神在巡游。渐渐地清楚了，原来是一副油漆亮堂的馄饨担子，担子上冒着水汽，红泥锅腔里燃烧着柴禾。那挑担子的便是朱源达，当年十七、八岁，高而精瘦。担子的旁边走着一个头发斑白，步履蹒跚的老头，那是朱源达的父亲。他再也挑不动了，正在把担子向儿子交付，敲着竹梆子走在前面，向儿子指明他一生所走过的、能够卖掉馄饨而又坎坷不平的小路。

那时候我没有职业，全靠帮几个兼课太多的国文教员批改学生的作文簿，分一点粉笔灰下的余尘，对付着生活。这活儿不好干啊，夜夜熬着灯火！

那的的笃笃的竹梆子声，夜夜从我的窗下经过，出去总在黄昏，回来得却有早有迟，通常都在京戏散场之后。

如果有谁熬过冬天的长夜，身上衣衫单薄，室内没有火炉，那窗外朔风象尖刀似地刺透窗棂，那飘洒的夜雨变成了在瓦垄上跳动的雪珠；十二点钟以后，世界成了一个冰窟。人冻僵了，只有那紧缩着的心在一阵阵地颤抖。这时候，五分钱一碗的小馄饨，热气腾腾，可以添汤，可以加辣，那是多么巨大的引诱，多么美好的享受！

几乎是从头一天开始，我便成了朱源达的主顾。后来成了习惯，每当京戏馆的锣鼓停歇以后，我便不时地把视线离开作文簿，侧起头来，等待着那使人感到温暖的梆子声。

朱源达敲过来了，敲得比他父亲好，有一种跳跃的感觉，显得顽皮而欢乐。快到我的窗下时，那竹梆子简直是在喊话：“吃、吃，快点儿吃；快点儿快点儿、吃吃吃！”如果我的动作迟了一点，朱源达便歇下担子叫唤：

“高先生，下来暖和暖和。”

我慌忙下楼，站在朱源达的担子旁边，看着他投下馄饨，扇旺泥炉，听着他叙述这一晚做生意的经过。他的话很多，东搭西搭，一大连串，使你在等吃馄饨的时候不感到焦急，不感到寂寞。

“今晚生意很好。”他总是这样开头，好象他的生意

从来就没有坏过：“散戏馆的辰光，起码有二十个人围着我的担子转。急死人啦，肉馅不够！不瞒你说，那最后的几碗馄饨，肉馅只有一半……呃，你这一碗是特意留着的，肉包得很多。”他用铜勺搅动着锅里的馄饨，向我证明：“你看，一个个都是胖鼓鼓的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不管你肉多肉少，我只要多加辣椒。”

朱源达顺水推舟：“天冷啊！要不要再来一碗？”

“好的，可你的肉馅儿已经卖完。”

朱源达爽朗地笑起来，狡黠地眨眨眼睛：“高先生，要是让你来卖小馄饨，准定是蚀光老本！做买卖的只能说货色不够卖，人家就买得快；你说肉馅没有了，他连馄饨皮子都要的！”说着便从小碗橱里拿出肉钵，向我的面前一伸：“看，还不够你吃的！”他咯咯地笑着，十分得意。

我也笑起来了，好象看见变戏法的人很幽默地把自己的骗术故意说破。

那时候我不觉得朱源达有什么奸诈欺骗，唯利是图。我觉得他想多卖几碗小馄饨，就等于我想多改几本作文簿，都是为了那艰难的生活。他夜夜为我送来温暖，我能够多买他一碗，简直是涸泽之鱼相濡以沫。

解放以后我有了职业，在教育部门当了干部。虽说工作也忙，却用不着夜夜去熬灯火；虽说工资也不高，却对那五分钱一碗的小馄饨看不上眼了。如果看京戏回来晚了，街上有面馆，一毛五分钱一碗的肉丝汤面比小馄饨好，何况大模大样地坐馆子，要比站在摊子旁边，缩起肩膀捧着个

碗体面得多！

那竹梆子的声音还是夜夜从我的窗下经过，那声音却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顽皮与欢乐，又象在呼唤着、叙说着什么。我也很少碰到朱源达了，当他深夜敲着竹梆子回来时，我已经入了梦乡，偶尔听到几声笃笃，朦胧中还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但也非常模糊，非常遥远。

大概是五八年以后，到店里去吃面要排队了，于是我突然想起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深夜的竹梆子，觉得可惜，也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但是自从经过反右斗争之后，我怎么也不敢恋旧，不仅要说服自己，而且要说服别人，社会主义应该整齐划一，不应该有个资本主义的小贩深夜游转在街头。我为朱源达庆幸，他已经挣脱了沉重的枷锁，投入了大跃进的洪流！

事情出乎意料。朱源达不敲竹梆子了，却在白天挑着柳条筐串街走巷，悠悠荡荡，形色仓惶，躲躲闪闪地，春天卖杨梅，秋天卖菱藕，夏天卖西瓜，冬天放只炉子在屋檐下，卖烘山芋。有时候还卖青菜、黄豆芽、活鸡和鱼虾，简直闹不清他究竟在贩卖些什么。院子里有人家来了不速之客，常听见主妇悄悄地命令当家的：“到朱源达家去一趟，看看可有什么东西？”我从来不向朱源达买东西，也不许爱人和孩子们去，认为买他的东西便是用行动支持了自发的资本主义。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，机关里的反右倾正进行得火热。我和右倾分子进行了一场舌战之后，回家时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。满城桂子飘香，月色如水。斗争是如此的猛烈，景色却如此的幽美，我的心中有一种异

样的感觉，好象这个世界的格调很不统一。走过一座小石桥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朱源达在桥头上摆的地摊，一筐是水红菱，一筐是白生生的嫩藕。我立刻停了下来，真想买一点回去，这是传统的中秋果品，不见已有多多年。可是我迟疑着，因为眼前不是国营水果店，而是黑市摊头。

朱源达凑上来了：“高同志，买点儿回去吧。你看，多新鲜，这东西现在国营商店里买不到，就是有一点，跟我的货色也不能比。他那是什水红菱呀，老的咬不动，嫩的干瘪得有臭味！”朱源达把菱筐颠簸了一下，表示他的货色是表里如一。他的话还是那么多，还是变着法儿叫人买他的东西。

我一听，唔！气味不对。他的论调和机关里的那个右倾分子简直如出一辙，污蔑社会主义！我不想斗争朱源达，但是得开导他几句，也是与人为善：

“你呀，以后讲话要注意。这种小买卖嘛，还是乘早歇手，这是资本主义的细胞，很快要被消灭！”

朱源达一惊：“怎么，要抓小贩啦？”

“不是抓，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，迟早要被消灭。”

朱源达笑起来了：“你放心，消灭不了的。有人愿买，有人愿卖，国营商店里又不卖，你看怎么消灭？”

“怎……怎么消灭呀，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消灭掉了，还在乎什么小商小贩的！”这种话是我在斗争会上常用的杀手锏，说起来带有很浓的火药味，是任何人都招架不了的。

朱源达连忙点头哈腰：“是是，高同志，我是无知无

识的人，不懂世面，今后还请你多照顾。”说着，慌忙挑起担子往回走，生怕我会抓他似的。

看着朱源达踉跄而去的背影，我有点后悔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当年站在他的担子旁边吃小馄饨，怎么也没有想到要把他消灭，而且还结下了一定的友谊。朱源达渐渐地走远了，我弄不明白，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是怎样产生的。

我很想再碰到朱源达，向他笑笑，点点头，说几句平和的话，表明友谊还是存在的。想不到朱源达却跑到我的楼上来，很拘谨地坐在藤椅子上，打量着我房间里的陈设：“高同志，你现在好了，记得那年你生病，叫我送一碗馄饨上楼，那时候你只有一张板床，一张破台子，真可怜。”

我记起这件事来了，不无感激地笑笑，但是心里却在盘算：“他来找我有件事情？”说老实话，自从反右以后，我和差不多的人都怕作私下往来，以免惹出点什么事，有口难辩。

朱源达很会鉴貌辨色，连忙说明来意：“高同志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，只有你是懂文墨的，所以来请你写个东西。”

“写什么？！”我对落笔更害怕。

“检讨。”

还好，写检讨可以。“检讨什么呢？”

“投机倒把呗，其他能有什么东西。”朱源达说得很轻飘，无所谓。

我叹了口气：“又卖高价啦！”

“其实也不算高价，我买来的虾每斤四角，卖出是六角。三十里路还要蚀掉一斤秤，算下来熬了一夜天，跑了六十里，也不过赚了两三块钱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们在办公室漫谈一天，还要比我多赚点。”

我听了很不舒服：“这怎么好比呀，我们是为人民服务，你是为了自己赚钱！”

朱源达也不服：“我不是为人民服务呀？我不服务他那油锅里有虾炸吗？”

噢！这是什么歪理，必须予以反击。我站起身来，指指戳戳地说：“你卖官价就是为人民服务，卖高价就是投机倒把的行为，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！”

朱源达突然意识到他所处的地位，象皮球泄了气：“好同志哎，你不做买卖，不懂价钱。货真才能价实，菜市场里根本就没有货，那牌价只能挂在那里哄人，是假的！”

“你敢！……”我接受了上次的教训，把过分重的话忍在肚里，但还是向前跨了一步，气势汹汹地。

朱源达连忙抱拳打拱：“好好，我不说了，求求你，替我写个检讨吧。”

这下子被我抓住了：“你既然没有错，还写检讨做啥？不写！”

朱源达拉住我的袖子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纸：“啊啊，别生气，我错，我是资本主义！随你怎么写都可以，写得高点！老朋友啦，我十几岁的时候便认识你！”

我的心软下来了，坐到写字台旁，拿起笔，可是不得

不问一问：“你能保证下次不犯吗？”

“保……证……保证保证，保证下次放得机灵点！”
朱源达对我眨眨眼睛，又象年轻时那么狡黠。

我忍不住放下了笔，真心诚意地劝说他：“你呀，人很聪明，手脚麻利，又肯吃苦，为什么不去做工，或者到商店里当个营业员什么的。哪样工作不受人尊敬？何必象个老鼠似地被人赶来赶去！”

朱源达的脸色暗淡下来，呆呆地坐在藤椅子上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半晌才吐出几个字：“我……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呢？”我把椅子向前拖了一点，开始替他分析：“主要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，这是万恶之源，资本主义就是靠它产生的，要下决心改造。当然，从唯利是图变得大公无私，很不容易，是需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。就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吧，改造起来也是很痛苦的。”

朱源达十分惊讶：“你们也痛苦吗？”

“痛苦得很哩！”

“不不，不要客气，你们夫妻俩都当干部，每月能拿一百多，风不愁，雨不愁，到了十号发工资。要是能把你们的痛苦换给我呀，我就升到天堂里去啦！”

“哪哪……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工，工人……干部……”
我没防着朱源达来这一手，简直有点语无伦次。

“我去做工，一窍不通，一月能拿几个钱？”

“拿……拿……拿三、四十块总可以的。”

朱源达跳起来了：“高同志呀，我有四个孩子，再加

上父母，一家八口人，这三、四十块够养活谁？难道我是天生的贱货，不要脸，只要钱！你没有看见过啊，孩子饿得哭，老婆淌眼泪，那比尖刀剜心还疼啊！我……我直不起腰，抬不起头……”朱源达哽住了，唰唰地流下了眼泪。

我好象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；好象站在高楼上放眼明媚的大千世界时，突然看见就在楼下还有一块阴暗潮湿的地面，它破坏了人们的豪情，弄脏了美丽的画面。我不敢多想，只能在思想上筑起一堵高墙：这是个别的，暂时的。对这个别而又暂时的朱源达，我又无法替他找到出路，无法对他加以安慰，只好迅速地、含糊其词地为他写了个检讨塞在他的手里。

从此我对爱人和孩子撤销了禁令，让他们去向朱源达买东西。我觉得朱源达不会成为资本家，如果我算是无产阶级的话，他这个资产阶级怎么会比我还要穷和劳累？困难年月开放自由市场，我为朱源达高兴，这下子明确了，他不算是资本主义；紧接着又抓阶级斗争，这下子又糊涂了，他好象还是资本主义！含含糊糊拉倒吧！平地一声惊雷！文化大革命吹响了进军的号角，要消灭一切资本主义！

实在是冤枉，我也挨了一顿批斗，因为我觉得每月拿了工资，总得努力办事，也不能老是等因奉此，个人总得拿点主意，这就成了积极推行资反路线。我心里有气，好，从此以后混在人群里，十个指头一样齐。

我混在人群里看大字报，看抄家、游街和批斗。看多

了也心慌，总觉得不象是在过日子似的。还是小巷子里安静些，生活还象河水似地向前奔流。所以每天上下班便不走大街，穿着小巷跑来回。

小巷子里慢慢地也出现了大字报，但都很不醒目，纸不大，字也写得歪歪斜斜，看起来很吃力，所以也不曾注意。后来仔细一看，内容十分奇异！其中没有什么资反路线、残酷镇压、惊人惨案等等的东西，都是些十分具体的事情：谁曾经打过人，谁在楼上把污水倒在人家的天井里，谁和谁曾经养过私生子，谁又和谁轧姘头。而且也用了极其可怕的词句，什么无情镇压、荒淫无耻、勒令交待……我看了心情沉重，仿佛看到这里也有无数的人在互相揪着头发厮打，起因都是鸡毛蒜皮。政治迟早会作出结论，这私仇怎么了结！我不想再看下去，转身东拐，经过了朱源达家的门口。

朱源达家的大门敞开着，他家没有后窗，堂屋里昏昏地。我突然大吃一惊，只见朱源达在昏暗之中立在一长板凳上，垂手低头，好象被吊在那里。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半，左颊青紫，左眼肿得象核桃似的。门旁贴了一张白纸，上写：资本主义黑窝。朱源达必须低头认罪！限廿四小时内交出犯罪的工具！

朱源达没有看见我，我也不敢多看朱源达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应该向谁低头认罪，向我吗？我补天无术，问心有愧！

我匆匆地掠过朱源达家。再一看，那些在巷子里卖大饼的、开老虎灶的，摆剃头摊的，纳鞋子的，家家门前都有

一张白纸，内容相同，署名都是“捣黑窝战斗队”。我感到事情不妙，朱源达要沉没在这一场灾难里了！文化大革命要铲除一切资本主义赖以产生的土壤哩，不铲他朱源达铲谁！

果然不错。二十四小时之后来了一帮捣黑窝的。有的拖着铁棍，有的仿照江湖奇侠的样子，一把系着红绸的明晃晃的大刀斜插在腰眼里。巷子里的孩子们闹嚷嚷地跟在后面：“抄家啦，看抄家去！”

我在楼上犹豫了半晌，去看看呢，还是不去？按照当时的防身之道，最好是不要单独涉足这种是非之地。可是我忍不住要去见识一下，他们到一个贫困的小贩家抄什么东西？

等我到达的时候，战斗队已经开始了战斗。这不象抄老干部的家，也不象抄知识分子的家。抄这些人的家时，着重点是四旧、信件、日记、原稿之类。而被抄的人往往是默默地站在一边，用一种悲愤的目光看着自己毕生的事业、珍贵的纪念、人类的智慧消失的烟尘里。那邪恶的化身在行动时，毕竟还披着一件庄严的外衣。

抄朱源达的家可不同啊，那场面是十分惊心动魄的。老远便听见哭喊、喧嚷、呼唤、嚎叫、杂物的破碎和折裂，还有壮胆助威的口号声……朱源达家成了格斗场，里面打的乒乒乓乓，一团团的灰尘喷到大门的外面。柳条筐被抛出来了，用大刀斩得粉碎。因为这是犯罪的工具，用它卖过菱藕。菜篮也逃不了，拎过鱼虾的。缸盆一只只地飞出来，在石街沿上摔成十八片，这些东西是做过黄豆芽

的。铅桶不知何罪，也被铁棍敲瘪。每抢出一件东西，便是一阵孩子的哭声，妻子的嚎叫。孩子们死命地拖住柳条筐，这是他们活命的东西；妻子紧抱着瓦盆，这里面还有舍不得吃的绿豆。争夺啊，厮打，翻滚，流血；哭声和吼叫声混成一片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堂皇的理论怎么会制造出海盗的行为！

馄饨担子终于被拖出来了，朱源达象疯子似地在后面追：“救命呀，饶了它吧！”

我多么熟悉这副馄饨担啊，我知道它一生除掉给人以温饱外，没有犯过什么罪。何况它本身是那么精致、小巧，有碗橱、有水缸、有柴房，有利用余热的汤罐、有放置油盐作料的地方，简直是一座微型的活动厨房，如果在飞机上设计一个餐室，它都有参考的价值。我真想挺身而出，来保护这并不值钱的文物，可是我没有胆量，只能看着竹片在大刀和铁棍下飞扬。

黑窝搞完了也就完了，没人无休止地叫朱源达交待和检讨。这点倒也爽快，可是朱源达的生计却成了问题。第三天的黄昏以后，我看见朱源达的妻子领着四个孩子走过我的楼下，每人的手里都有一根绳子，天明时五个人先后回来，每人都背着一大捆废纸。大街上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，很快就成了四处飘荡，任人践踏的废纸，捡得多的每日能卖四、五块！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叫人发疯和自杀的大字报，竟能拯救朱源达于水火之中！事物的功过实在难以评说。

朱源达在家里养伤，我去看过他一次。他的话还是很